

一路狂奔

刘宏伟 / 著

一路狂奔

刘宏伟 / 著



天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路狂奔 / 刘宏伟著. —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4. 11
ISBN 978-7-5455-1138-3

I. ①—…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6004号

一路狂奔

YILU KUANG BEN

刘宏伟 著

—— 阅读·成长 ——

出品人 罗文琦

选题策划 吴 鸿
责任编辑 吴 鸿 王 荻
封面设计 最近文化
制 作 最近文化
责任印制 桑 蓉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80千
定 价 28.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1138-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87735359 (营销部)
87734601 (市场部) 87734632 (综合业务部)
购书咨询热线: (028) 87734632 87738671

大毛右手一扬，半瓶没有喝完的啤酒脱手而出，狠狠地砸向沾满煤灰的半截院墙上，砰的一声巨响，一股股细小的黑水像是将院墙撕裂了一般。

“出什么事啦，大毛？”张艺林红扑扑的脸，从左边那扇贴着报纸的窗口探了出来，头发有几缕湿漉漉地粘在脑门上，关切地问道。

“唉！你又发什么神经？是不是公司还是不肯给我们上保险？”小毛的语气显得很不耐烦。老婆好不容易从老家过来看自己，两人此刻正在亲热，被巨大的砸瓶声着实吓了一跳，气不打一处来。他知道，一定是上保险的事情又黄了。

反正兴致已经被搅了，小毛索性穿上衣服走了出来。

“保险？还保险！你自己看吧。”大毛气呼呼地从那张断了一条腿的塑料凳子上，抓起一把纸条递给小毛。

“不是说这个月一定兑现吗？报社刚来了新领导，怎么还是没有改变啊！就要过年了，这可咋办呢？老妈还等着我们回家办年货呢……”看着手上全站发行人员的空白工资表，小毛也傻眼了。站里已经连续三个月没有发工资了，有出路的发行员早就走了，留下的不是自己的亲戚，就是实在没有其他出路的人。

“既然发行公司不管我们的死活，我们就去报社找领导要说法。报社领导要是还不管，咱们就到劳动局告他们去。”发行站里其他十几名发行员听见动静，纷纷从小屋里钻了出来，得知情况后，个个都鬼火冒，准备跟着大毛到报社闹去。

就算不干了，也得把以前的工资讨回来，总得回家过个年吧。来年，再也不干这累死人得不到好的活了。

“这个时候去找领导也是白找，他们不一定能见你们，就算有人见你们，也不会是能拍板的大头儿。艺林穿好衣服，从那间低矮潮湿的小平房里走了出来。

“那你说怎么办？”大毛话语中充满火药味儿，他对艺林一向都有成见，一直不相信像艺林这样漂亮的女人，竟然愿意死心塌地跟着相貌平平的小毛，尽管在村民的眼中，小毛在洛城能当个报社发行公司发行站站长已经是件很光宗耀祖的事情了。用村里二黄他爷爷的话来讲：“洛城？那可是达官显贵们住的地方啊，没有能耐，连脚丫子都站不住……”

“你们只要坚持几天不铺摊，读者和广告商还不得闹起来？到时候能做主的领导自然会找上门来，不但能解决问题，说不定还能把你们一直眼巴巴盼着的保险弄到手。反正你们已经几个月都没领工资了，还担心被炒鱿鱼不成？”艺林虽然没有干过发行，但经常听小毛提起，对报刊发行多少有些了解。

“我看成。炒我们？他们敢吗？谁愿意来干没有薪水的劳累活儿？我再联络一下其他几个发行站的哥们儿，要搞就把事情搞大。”小毛觉得艺林说得有道理，首先投了赞成票。大毛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毕竟小毛才是一站之长。尽管在家里他是哥哥，但要提起在外面闯荡的能耐，特别是经营方面的头脑，他自认还是赶不上自己这个弟弟。

发行员们见站长有了主意，也就纷纷散去。有的回屋继续睡觉，有的开始在院子里的水龙头前洗臭烘烘的衣服，有的到马路边

买烧饼充饥去了。

大杂院，阴暗潮湿。远天，夕阳如血。洛城的冬天，像个被公开了身份的龟孙子一般，蔫头耷脑，了无生趣。

2

凌晨四点，洛城都市报社办公楼五号会议室依然灯火通明，在家的编委都到齐了。

子弹发行公司的几位主要负责人也意外地出现在会议室。尽管子弹发行公司是隶属于报社的子公司，却并不在一处办公，日常业务一向都是独立运营的。除了报社一把手兼任发行公司董事长外，平时很少跟其他领导打交道，更别说像眼前这样整齐地坐在一起开会了。

“已经连续三个月没有发放发行员的工资奖金了，投递分公司已经走了四个优秀的分站长，零售分公司这边情况更糟糕，几乎走了一半，还在的差不多都在别的发行公司任着职务，只是利用我们的站址和发行渠道。要想马儿跑，却又不给马儿吃草。集团再不‘输血’，天一亮，这摊子还在不在很难说……”《洛城都市报》常务副总编方正，语气中透露着一股浓浓的焦急，但他盯着一把手陶立的眼神，却闪烁着奚落，矮胖的身体不安分地在座位上挪来挪去，屁股下像长了根刺似的。

“劳动局已经通知我们好几次了，关于给发行员上保险的事情，最近投诉的人越来越多，这样下去，他们也很为难。杨局长昨

天在电话里讲，我们再不及时采取妥善的补救措施，他们就只能严格照章办事了……”子弹发行公司常务副总钱奏，一边说着，一边用余光瞄着方正。此人系子弹发行公司合作方市总商会派驻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主要负责发行公司的人事和运输车队，这是油水最肥的两个部门。一向只管闷声捞好处、开会从不发言的他，今天也破例在会上放话了。

“城管最近查得特别严，两会即将召开，零售份额少得可怜，退报率超过了80%……作为合资方的总商会，这些年一直没有再投入过一分钱，同他们的领导谈了无数次，至今没有任何结果。态度很坚决：要注资，一分钱不给；要撤资，死活不肯……”子弹发行公司零售分公司副总经理贺山发言了，他是代替总经理草来风出席会议的，看了看坐在旁边的钱奏，突然刹住了话头。

“马上就要开始大征订了，订户续订率太低，普遍认为咱们报纸的质量太差，水分太重，明明三百字就能说清楚的新闻，却用了整整半个版的篇幅，而一些真正让他们感兴趣的重大新闻，却很少见到踪影……”钱奏说到这里，再次用眼神瞟了一眼还在位置上挪来挪去的方正。

“我想报纸质量的好坏还轮不到发行员来评判吧？他们平时认真看过报纸吗？有几人知道什么是好新闻？”方正突然在座位上安定了下来，嗓门提高了八度，直视着钱奏问道。批评报纸的质量不好，不就等于打他这个常务副总的脸吗？加上他一向看不起发行人员，始终觉得报社里编辑记者才高人一等。

“不管他们看不看报纸，所有的《洛城都市报》都得靠他们一份一份地推销出去，难道他们没有发言权吗？现在他们罢工不干

了，你能找人把报纸铺上去？”钱奏今天一反常态，居然公然顶撞方正。

方正还想继续回敬几句，陶立故意咳嗽了两声，轻声说道：“今天我们先不讨论报纸质量的问题，还是先议议眼前的事情该如何解决吧。发行系统一旦瘫痪，印出来的报纸也就成了一堆废纸……”

方正看陶立发话了，不好继续纠缠，低头冲身旁的东茜嘀咕了一句：“什么东西！一个卖报纸的，狗屁不懂还谈报纸质量。”

东茜听完挤了个勉强的笑。作为分管采编的副总之一，她是义务站在方正一边的，更何况两人向来是一条线上的。

其他的人看采编和发行的两位常务副总针锋相对，也不知道该讲些什么，会议室的气氛更沉闷了……

整个五号会议室，只有两个人自始至终几乎没有参与讨论和发言，只是默默地做笔记，一个是分管采编业务的副总编之一的冷丰，一个是总编辑陶立，这两人都是刚刚到洛城都市报社上任不久。陶立唯一的出声，就是阻止方正和钱奏的争论。

陶立虽然没有发言，但心里却是苦到了极点，放着好好的集团中层干部不当，偏偏跑到这里来收拾烂摊子。起初集团领导找他谈话，让他出面收拾《洛城都市报》的烂摊子时，不少同事还很羡慕他，毕竟《洛城都市报》是本地第一张都市早报，能做一把手谁不想？

陶立原本已经预料到事情会很麻烦，来之前也听说过不少事情，但一看今天会议的架势，事情远比自己当初预料的还要糟糕。

从讨论的焦点来看，主要是关于发行公司日前发生的发行员

罢工事件，以及一系列连锁反应，问题还真不少。如果再不及时处理，《洛城都市报》的发行系统随时都面临着瘫痪的风险。

同一时间，二十余辆子弹发行公司的运报车正从东青印刷厂的大门内一字排开，陆续驶出，呈放射状快速地消失于洛城黎明前的夜色中。其中有六辆送报车并没有像其他车辆那样按各自的行驶线路分开，而是始终连在一起，朝同一个方向开去……

一个半小时后，在东顺路孙河段路旁的一家废品收购站门前，整齐排列着六辆厢式货车，一群人正忙碌着从货车上往下扔成捆的东西，仔细一看，全是当天的《洛城都市报》，车身上用黄色油漆醒目地喷涂着“《洛城都市报》发行车，征订电话××××××××”几个大字，一看车牌，正是刚刚从东青印刷厂驶出来，朝同一方向开去的那六辆发行送报车。

不一会儿，六辆车上成捆的报纸就被下到了废品回收站的仓库中，其中的五辆车调头重新驶上东顺路，先行离去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从留下的那辆发行车上跳了下来，那不是投递分公司草地站的张花吗？只见她热情地同回收站老板握手打了打招呼，随后快速地从他的手上接过一扎零碎的钞票，转身爬上驾驶室，朝身旁的司机一声吩咐，发行车很快就消失于车流渐多的东顺路上……

不远处，一棵高大的白杨树下一辆白色的金杯车内，身为洛城都市报子弹发行公司监察部主任的彩云，美丽的脸上闪过一抹痛心的神色，旋即变成一种无可奈何。她摸了摸手上的数码相机，一声长叹后，白色的金杯车悄然消失于黎明前的黛青中……

两天后，子弹发行公司四楼大会议室。

“老草，你先汇报一下零售方面的情况吧。”木尔率先开口了，身为子弹发行公司总经理的他，对目前的状况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决定在集团领导和报社领导到来之前，先开个会，把握一下当前的情况。尽管他已经早早地知道，他这个发行公司的总经理即将变成实际管理中的二把手。在所有人都在私下议论着以为他将辞职走人的时候，他自己却没有丝毫要离开的意思。

连续三天，几十万《洛城都市报》读者的投诉和怒骂，集团领导和报社领导的责问，早已经让他这个刚刚上任六个月的总经理食无味、寝难安了。当初作为洛城都市报社开先河地面向全国公开招聘的发行经营人才，早已经失去了上任时的那份光鲜。半年多的磨合，出格的言行，局面的失控，经营管理的无能，木尔几乎完全丧失了发行公司的领导权威。

“到今天为止，零售分公司二十五个发行站，只有两个站还在坚持铺摊工作。我们做了些说服工作，但这些发行人员态度很坚决，不按时发工资就不干了，我们也没办法，零售总公司的两位中层干部还被扇了耳光，其他管理人员现在都不敢轻易下站了。”老草的语气明显地缺乏中气，平日里开会做汇报的劲头消失得无影无踪。据说老草是整个发行公司最能捞黑钱的人，大小通吃，甚至连办公室卖废报纸的钱都要卷入囊中。除了在大小会议上出风头发言外，其他没钱捞的日常管理上的事情，他完全放手给副总贺山去做。

老草话音一落，整个会议室再一次陷入了难堪的沉默中，木

尔还想说什么，被推门进来的方正的身影逼了回去。尽管方正只是《洛城都市报》的常务副总编辑，但谁都知道，他对当一把手的渴望有多明显。

“欢迎报社方总给我们传达最新指示，大家欢迎！”木尔讨好地起身给方正拉了拉椅子，笑容尴尬勉强。

方正不客气地一屁股坐了下去，左右挪腾了几下后，在稀疏的掌声里总算安定了下来。

“大家等久了，我就长话短说吧。陶总还在集团开会，我先传达一下集团领导主持召开的关于子弹发行公司发行人员罢工事件的会议精神。集团领导研究决定：明天一早由报社副总编辑冷丰代表报社领导召集子弹发行公司分站长以上人员开会，请参会人员务必准时，到时集团领导和报社其他领导都将参加。发行公司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尽量稳定发行人员的情绪，不要让情况继续恶化，要尽量维护正常的发行秩序，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方正说完欲起身离去，大伙儿象征性地再次鼓了鼓掌，掌声更加零落。坐在门厅处的老草见方正要走，慌乱地站起身，献媚地同方正握了握手，说了声“方总再见”，递过去的烟被方正摆手拒绝了。

此刻，坐在洛城都市报社三号办公室的副总编辑冷丰，一边凶狠地吸着香烟，一边默默地看着手机上刚刚收到的一条短信，面色越来越凝重，望着身后蓝色玻璃窗外的天空，还有那几朵孤零零悬浮着的白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推门进来送信的机要秘书小皮，被屋子里的浓烟呛得连续咳嗽了好一阵子，玩笑似的抱怨道：“冷总，你快把办公大楼都点着了，还是开点窗吧。”

冷丰面色稍缓，呵呵地笑了几声，推开了玻璃窗户。脑海里，依然萦绕着一个艰难的决定。

这将是他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面对这样一个麻烦的局面，接受与放弃，各有利弊。但有一点他是十分清楚的，对于三十刚出头就已经坐到集团下属子报副总位子上的他而言，资历是十分重要的资本。更重要的是，陶立很需要他的帮助，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

半小时后，冷丰面色坚毅地回了一条短信。

同一时间，刚刚走出会议室的老草，将零售分公司的财务金芝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密谈了两个多小时。下班的时候，有人看见老草手里拧着一袋撕碎了的纸屑。而当天离开办公室的金芝，脸上有掩藏不住的欢喜，嘴里还哼着轻快的小曲子。

4

“非典”过后不久，孙吉林的发行站人员流失严重，其他分站情形也差不多，好的发行员全被小绿帽挖走了，子弹发行公司几乎成了小绿帽的免费人才培养基地。公司总部一时间也招不到合适的人员，只能由各分站站长自行想办法解决，这也是分站长的职责之一。

这样的状况直接导致了发行行业亲友、老乡抱团的现状，一个分站长跳槽，往往意味着整个分站都必须重新组建。这给公司的监督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很难从内部得到真实的信息。一旦有什

么风吹草动，很快就会形成团体效应，给管理工作增加了一堵无形的墙。

孙吉林回山东老家招聘发行员的时候，高考落榜后一直待在家种地的小江，原本已经联系好几个在深圳打工的老乡，等收割完地里的小麦后，就过那边去进厂。但当他一听说远房表亲孙吉林带着他那风情万种的老婆周春回家找人到洛城干发行员，毫不犹豫地就报了名，跟着孙吉林夫妇一道来了洛城。再说，纸媒火热的年头，能在报社工作，那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啊，看来经过几代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挣扎后，自家的祖坟上也开始冒青烟了。

从周春手上接过报名表时，小江没敢正眼看她，两人的手短暂地碰触了一下，小江的手轻微地抖了抖，跟触电似的，一阵轻微的酥麻。小江为自己的紧张和不安，在心头暗骂了几声“没出息”。

来到洛城的第二天，经过孙吉林的简单介绍和培训后，小江就开始了全新的报纸零售发行员生涯。要说报纸发行工作也简单，每天早上接到从印刷厂送来的报纸后，先清点份数，然后再插报，插完报纸后装上自行车，各自按照事先划分的道段，把报纸送到对应的报亭上，然后结算头天卖完的报款（有时候一周一结算或半月一结算），把头天没有卖完的报纸回收来送回发行站，一天的工作就算基本完成了。这是报刊发行公司零售的基本流程。

从此，小江每天凌晨四点左右就得骑上自行车，跟随发行大军一起，在大街小巷一路狂奔，把一份份《洛城都市报》和子弹发行公司代理的其他报纸杂志投进报箱，送到全市两千七百多个报亭，让市民能在起床后边吃早餐边看报纸，或随便走到哪条街上，就能随手买到当天的《洛城都市报》。

尽管洛城的大小报刊不时报道市民的平均收入又涨了多少、市民最低生活保障又提高了多少、工资幅度又上调了多少个百分点，但作为一名报刊发行公司发行员的收入，却是十分微薄的，微薄的程度是小江无论如何都不曾想到的。

尽管自己的文化程度不高，只是一名高中毕业生，但干的却是文化传播流通环节的活儿，理应赚钱不少，而实际上每月的工资还不到一千元，除去吃喝零用外，很难有余下的钱单独租房子居住，所以大家都只能挤在小小的发行站里，多一个人就多加一个铺。

一旦遇到发行公司晚发工资，就只能借钱度日或饿肚子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蛇有蛇道、猫有猫招，稍有经验的发行员基本上都干着兼职的活儿。要么早上发都市报、晨报，中午发晚报；要么接杂志、DM广告或其他物流的活儿。这是小江入行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弄清楚的。当他弄清楚这些情况后，兜里就再也没有缺过钱花了。

但小江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周春也会住在站里。照说她跟孙吉林这些年在外面没有少赚钱，怎么还要住站里呢？跟一帮臭气熏天的男人同住一屋。说是发行站，其实就是一间小屋子，大点儿的站有些是两间屋。孙吉林的分站，在零售分公司并不算大站，位置不怎么好，待遇一般般，发行站也就一间屋子。原则上发行站是不让住人的，但这一条规定基本上被现实打破了。

“他们没钱？就每天‘吃报’卖废报纸也不下百来块的收入，还别说兼职接别的报纸杂志社的活儿了。要没钱，他们的儿女能在洛城读寄宿学校？你小子刚来，什么都不知道，干这一行，穷的只是我们这样的发行员，站长是穷不了的。”小贵州一脸的苦大

仇深。

“这个社会，吃了今天没明天，说下岗就下岗，能省就得尽量省点儿，单独租套房子，每个月没两千块钱能拿下来？还不算水电、物业管理费什么的，租个平房也得六七百块，谁傻呀！”老石更是满脸的无可奈何。

“他们穷，他们每天‘吃报’的钱就够我们吃喝一个月的了。”小赖说。小江不知道他这会儿说的是真的假的，不管真假，他从来都不相信这小子说的话，一股子油滑味儿。

.....

“吃报”，这个报刊发行行业的专用黑话就这样第一次钻进了小江的耳朵，从此扎了根。

后来小江断断续续地从别的发行员口中得知，孙吉林两口子为了让两个孩子将来能有大出息，省吃俭用把姐弟俩送到寄宿学校去了。虽然寄宿学校的费用没有贵族学校的昂贵，但每年的借读费和生活费也需要数万元，对普通的务工家庭来说无疑是笔巨大的开支。

就在小江寻思的时候，一阵汽车喇叭声响了起来，报车到了，又该到胡同口接报车去了。

5

凌晨三点半，冬天的洛城，完全笼罩在一层冷霜中。一辆蓝色宝来静悄悄地从夜色中滑来，停在了子弹发行公司投递分站东四

站的附近，一个身材高大、英俊帅气的青年，打开车门从驾驶室里冒了出来。

青年朝着夜色哈了口气，立即升腾出一股白雾，然后用力地搓了搓手：“这天儿真够冷的。”说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悠然地点燃一支后深深地吸了两口，然后朝着胡同口的方向张望着，似乎在等着什么。

半小时后，一辆厢式货车夹带着轰轰的马达声，在胡同口停了下来，接着从驾驶室里跳出两个人影，一个朝胡同里走去，一个朝车尾走去。不一会儿，走进胡同的那个人影身后，睡眼惺忪的小毛一路小跑着跟了出来，一边朝货车走去，一边在一个破烂的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先前走向车后的人，开始从车上大捆小捆地朝地上扔东西。小毛对地上的东西简单地数了数后，在刚才的本子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将本子递给了刚才下货的人。厢式货车下完货后，带着轰隆声快速朝下一个目标驶去。

胡同里陆续有拖沓的人影走了出来，汇集在胡同口旁边的一块空地上，借着路灯昏暗的光线，打开那一捆捆东西，原来是当天的《洛城都市报》，按人头分好后，各自在手指头上戴上指套，低头插起报来。

“天儿真够冷的。”冷丰看完眼前的一切，走到大毛和艺林身边，打开一捆报纸开始插起报来。对于他的举动，在场的人并不感到奇怪，艺林还顺手递给他一个指套。艺林虽然不是站里的发行人员，但每次从老家来看小毛时，每天早上都会起床帮忙插报。

“是啊，你是监察部的人吧，新来的吧？刚才怎么没在送报

车上看见你？公交车还没上路呢，自己打车来能报销吗？”小毛早已经习以为常了，发行公司经常派监察部的人员跟随报车一起来监督检查各发行站的接报、铺摊工作。为了避免发行分站做表面文章，检查的人员也经常变动。小毛把冷丰当成了发行公司新换的监察人员。

“听说发行公司新派来了一位代理董事长，上任都半个月了，你见过吗？这人咋样？”大毛问完，回头看了冷丰一眼。

冷丰正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时，幸好一旁的一名瘦高个儿发行员抢先接上了话茬儿：“换汤不换药，不是来捞钱，就是来捞官，走走过场罢了，有谁真心想把发行公司搞好的？再说了，要不是在报社混不下去，谁愿意来发行公司受苦？”

“也不一定，我可听说这次派来的领导是一把手最信任的人，人特别能干，上任的时候还是集团领导跟报社领导一起送来的，只是到现在也没有见过本人，只有发行公司的几位高层领导见过。从这次处理发行人员罢工的事情上来看，这人还是不错的。你后面的那几箱饮料，就是刚发下来的福利，一人一箱。以前谁会想到我们这些送报纸的？扔在仓库过期了也没咱的份儿！”小毛在发行公司从一名普通的发行员干到分站长，六年的时间，前后经历了好几届领导，感触比新来的发行员自然要多。

“那也不一定，还是得看长远点儿，以后的事情谁说得清楚。不管谁来当官，你我的日子还不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艺林挪了挪身子，没想到却一屁股把“监察人员”顶得倒退了好几步，等她反应过来时，两人都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一小时后，插报结束，发行员将各自插完的报纸装上自行车